



【长安卷】

MEI REN
MOULI

上

柳暗花溟 著

美人谋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【长安卷】
MEIREN
MOULIN
美人谋律
柳暗花溟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谋律. 长安卷 : 全2册 / 柳暗花溟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4.8
ISBN 978-7-5317-3319-5

I. ①美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4883号

美人谋律. 长安卷 (全二册)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 者 / 柳暗花溟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张才曰
封面绘图 / 画 措
书名撰写 / 沈 志
封面设计 /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8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670×970 1/16
印 张 / 38
字 数 / 750千
版 次 / 2014年9月第1版
印 次 / 2014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9.80元 (全二册)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319-5



目录

001 / 第一章

025 / 第二章

054 / 第三章

084 / 第四章

111 / 第五章

134 / 第六章

154 / 第七章

184 / 第八章

209 / 第九章

229 / 第十章

247 / 第十一章

273 / 第十二章



第一章

郁闷气愤的皇帝由康正源陪着，在御花园里散步，泄泄胸中那口恶气。

“春家的丫头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？看着恭恭敬敬的，其实她根本不怕朕。刚才那样，朝中大员也不敢，她就那么直接驳了朕的面子。”韩谋随手拉了拉衣襟，好像那里藏着一小股火。

“她毕竟是个姑娘。”康正源赔笑道，“别看在公堂上冷静理智，但牵扯到姻缘大事，立即就是不识大体的小女儿态。可是皇上，这您也不能怪她，到底事关嫁人。”

“你也为她说好话。我看她是野性难驯，娇娇柔柔的，脾气倒硬。”韩谋停下脚步，望着康正源，“小正，无畏说喜欢她，朕瞧着不像是假话。其实朕早有察觉，只是以为无畏会以大局为重。年轻人，谁不是从这时候过来的，风流些不要紧，喜爱一两个姑娘也没关系，但事关他的婚事，朕自有打算。若要把春茶蘼赐他为妾，朕又觉得辱没了那丫头。她在律法上的见解，朕确实喜爱。可入了贤王府，她就再不能上公堂，岂不可惜？影子是会包容她的，朕是为她好。”

康正源垂着眼睛，怕自己英明的舅父看出心思。但他确实很惊讶，因为皇上居然认为给表兄做妾是看低了茶蘼。要知道表兄是天潢贵胄，茶蘼只是军籍出身，所以皇上对茶蘼的评价真的很高啊！也证明皇上是真的看重茶蘼。他忽然感觉到，皇上突然赐婚，肯定是有私心，但未必没有替茶蘼考虑。

“小正，你也心悦于她，是不是？”正沉默间，韩谋突然又问。

康正源一怔，决定不说谎，点了点头。因为在皇上面前要耍花枪是很有压力的，

也很容易被识破，还不如老实些。

“只是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“我对茶蘼发乎情止乎礼，我知道我的婚事该由皇上决定，所以……既然不能相守，不如远离，免得陷下去。如今做朋友知己也不错，不似表兄那么烦恼。”

“那丫头长得还不错，又神采飞扬，骨子里桀骜不驯，也难怪你们动心。”韩谋叹气，似烦恼又似赞赏，“少年人，只觉得胭脂马驹来才有滋味，岂是普通世家养出来的可比？那些女子一个个只会梳妆打扮、争风吃醋，在长安策马扬鞭，就觉得是天之骄女，还要沾沾自喜。春茶蘼与她们比起来，倒是那丫头才像我大唐贵女。”

这话春茶蘼没听到，不然会深感欣慰，也会感到前途光明。因为大唐的皇上竟然是思想极为开明的人，在这样的最高领导人的统治下，大唐的律政事业一定会有发展的。

“无畏怎么就不像你，理智一些呢，明知不可为而非为。”

“那是因为表兄与她相处的时日多，情难自已。”康正源摊开手，同情地道，“之前，他也曾保持过距离的，还以韩叔叔自居来着。”

而此时，“韩叔叔”已经把春茶蘼送到了官驿门口，顺手递给她一瓶药。

“这个……”他指了指春茶蘼的额头，“是从御医局拿的上好伤药，用过两天就会好了，也不会留下疤痕。”

虽然有额前碎发挡着，但刚才叩头太用力，春茶蘼脑门上青紫一片，还隐有血丝渗出，看得人分外心疼。

春茶蘼点点头，实在没心思再说客气话。只是当她转身就走之际，韩无畏突然拉住她的手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随便嫁给什么人的。了不起……你可以嫁给我。虽然你长得也就算将就能看，但为了救你，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娶你做……正妻。”他开玩笑似的说，其实只是保护自己，只是害怕。他喜欢她，却知道她对他没有别的心思，若被拒，他怕承受不起，将来见面时也会尴尬。他本是个勇敢的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胆怯了。

“谢谢你许我正妻之位。”春茶蘼深吸一口气，真心感激，“但还有十天时间，我会想出办法让皇上收回成命的！”

不是她不领情，而是两人的身份差异太大，所以她从未把双方的关系往那方面想过，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朋友。如今韩无畏虽是好意，但她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，断了人家的前程和姻缘？韩无畏是皇族中人，是贤王世子，将来会承爵，会被皇上重用，势必要娶世家贵女。而她若占了正妻之位，也许会让他以后的几十年都后悔。到那时，长辈们不喜欢她，官场上的人会嘲笑他妻子的出身，而她又是不允许自个儿的男人娶妾的“妒妇”。可以想见，两人的后半生就要在互相不满和伤害中度过，所以她宁愿留一个朋友，也不愿意毁掉一个男人。

害怕吗？害怕！可是她要装成无所畏惧，然后尽一切努力。

韩无畏“嗯”了一声，其实很想说：他那位皇叔固然英明神武，却也是绝对不容人违逆的性子。茶蘼虽然聪慧，但终究皇命不可违，很难找到说服皇上的办法；另一方面，他隐隐有些不希望茶蘼成功，因为那样，她就不得不嫁他……只要她成了他的人，他会用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心，让她也喜欢他。

他还没想完，再抬头，心上人已经进了官驿。

春茶蘼回到自家住的小院，就见春青阳迎了上来。

她努力控制脸色，不想让祖父看出她的焦虑，但毕竟是祖孙，哪瞒得了。春青阳怔了怔，立即就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春茶蘼知道隐瞒没有意义，干脆拉祖父进屋，实话实说。春青阳听罢，又惊又怒，惊的是春茶蘼带来的消息，怒的是自家孙女明明帮了皇上，可龙椅上那位怎么能恩将仇报！

这场惊动天下，却以玩笑形式结束的官司，别人不知，春青阳还是隐约猜到了点什么，因而，他知道影子是什么人，不提影子年纪太大，还断了一臂，单说他的身份地位，就已经极为不合适了。

他的孙女，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就算他军籍出身，还操了狱卒的贱业，可也不能容忍自家的宝贝这辈子成为牵制他人的棋子。他的孙女要嫁给大好青年，被如珠如宝地爱护着，夫妻恩爱，将来生儿育女，白头到老。所以，他拼了老命，也不会让这桩婚事成功！

“祖父，还有十天时间，我会想想办法的，您不要着急。若气出个好歹，孙女就更没有人能指望了。”看到春青阳面色发白，手也抑制不住地颤抖着，春茶蘼怕了。

实在不行，就顺从了吧？影子还是不错的，假如不是作为老公的人选，还挺可爱的。她不能为了自己想寻找真爱这样自私幼稚又不切实际的愿望，伤害到祖父和父亲。以卵击石这种事，她自己做起来没有压力，但若会伤害家人，她宁愿认怂。

只是说完这话，她就控制不住地眼圈发红。一想到要放弃爱情，一想到要被一个当成叔辈的男人抱在怀里，她真的绝望又害怕。她现在才发现，其实她并没有多强大，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，她的发展是在有人支持的基础上，父亲、祖父、韩无畏、康正源、皇上，甚至是夜叉，一旦离了这些人，她真是脆弱到无能的地步。

其实她这么抗拒嫁给影子，也不只是因为感情因素，而是她知道一旦那样，她也成了困在笼子里的小兽。被皇上操控着、监管着，表面自由，甚至还能荣华富贵，但实则不能擅动分毫。还能上公堂又如何？还能以她喜爱的律法为业又如何？成了皇上的御用状师，她要除暴安良的理想也破灭了。这时候她突然理解了影子那种不管不顾大闹鱼死网破的决心。原来被困住是这样一种感觉，令人恨不能毁灭一切才好。

可是，她却不能。

“我去翻唐律。”她努力表现出有信心的样子，“户婚律中有好多法条，规定了能成亲或者不能成亲的条目，我一定能找出漏洞的。”说完，她就跑到自己房间，开始苦读。就算她能背唐律倒背如流，就算她明明知道没有任何律法条款是针对皇上赐婚的，但这是她现在唯一能做的事。

她废寝忘食，头不梳、脸不洗，也不好好睡觉，困极时，就趴在桌子上睡会儿，而且谁也不见。若不是小凤和过儿逼着，可能连饭也不吃，只不停地喝水。一连五天，她好像着魔般地把韩无畏送的那套唐律看穿，找出根本不存在的法条。

她这样，看得两个贴身丫头掉了眼泪。她们当然也知道了事件的起因，心中虽然不满，却没有办法，只能跟着发愁，最后小凤一咬牙道：“不如由我代嫁，洞房之夜一刀宰了那个影子。小姐救了他，他为什么还起这个歪心思？太没有良心了！”

“他未必知道这件事，是皇上乱点鸳鸯谱。”过儿咬着牙道，“我看皇上是根本没谱，这样的人还当什么皇上！”

“嘘，小姑奶奶，你小声些。”窗外传来一刀压低的声音，“还嫌不够给小姐添麻烦吗？小凤的主意也趁早歇了。你那样做，等于打皇上的脸，春家不满门抄斩才怪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看着小姐跳火坑！”过儿气得哽了声。

“未必就是火坑，再说不是有韩大人吗？”一刀道，“大萌已经到韩大人那儿去了，在随时注意动向，随时通报消息呢。你们两个老实点，别再出幺蛾子！”

“你才要老实点。”过儿推开窗子，对站在窗根儿下的一刀低吼，“小姐累极了，才歪在榻上睡会儿，吵醒了她，我先找你算账！”

而春茶糜尽管疲惫至极，却因为心中有事，睡得极浅。不过，过儿他们离得远，她并没有听到争执声。反而是一种突然有人贴近的感觉，好像有异样的冷风吹拂着她半边身子，又像有阴影温柔地拥抱了她，惊醒了她。

她坐起身子，怔怔望着面前的男人，近乎迷茫地低语：“上回你说了那些话，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”沉默了片刻，又不确定地轻声叫，“夜叉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来干什么？”

“跟我走吧。”夜叉上一步，伸出手，却没有向前，而是停在半空，“韩谋逼你嫁人，如果你不喜欢，跟我走吧。”

“要我嫁你？”她有点迷糊，有点不明白，忽而又觉得好笑，“算上赐婚，最近有三个男人要娶我呢。”何况她现在蓬头垢面，这样子都有人求婚，难道她不该得意一下？

“不是嫁我。”夜叉屏住呼吸，说得有些艰难，“是带你远走高飞，离开大唐。如果你放心不下你祖父和父亲，我可以安排他们也安全离开。来时我看过，韩谋并没有派人监视你，大约觉得你逃不掉，所以时机正好。”

一瞬间，春茶蘼有点动心。

对啊，离开，只要离开大唐，皇上就拿她没办法了。但她随即就想到，那意味着祖父和父亲从此要过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无国无家无根，被人随意欺侮。为了她的婚事，值得做这样的牺牲吗？人都是有弱点的，亲人就是她的弱点。皇上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这么不给她留余地吧。

有句话叫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和嫁给影子比起来，父亲和祖父的幸福要更重要。实际上她已经有点绝望，想妥协了。其实她也并不是那么不能接受，嫁人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。只是爱情和事业的梦想破灭罢了，又死不了。

于是她摇头，“我不能跟你走。”这是理智的选择，却不知为什么泪流满面。

夜叉上前几步，站在榻前，“你……你别哭……”知道要她做出离开的决定不容易，但却没想到会这样艰难。他想出的办法当然不好，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。

心绞成了一团，他伸出手，似要抚摸她泪湿的面庞，最后却顿了顿，只碰了碰她鬓边散掉的头发。突然有点怀疑，他的放弃是对的吗？如果他有权势和地位，他就可以保护她，可以接近她，不像现在，那般的无能为力，只要是摊在阳光下的事，就不能为她做。

此刻，他纠结万分，目光不知道要投向哪里，眉头锁得死紧，呼吸也不平稳起来。一边的春茶蘼从模糊的泪眼中看到他的神色，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，有了个主意。虽然是个极馊的主意，虽然很无耻，很下贱，很没脸见人……但如果成功了，就可以逃避这次婚约了！

咬了咬牙，她冲动地从榻上跳下来，站在夜叉面前，举着双手，挣扎片刻，才非常突然地揪住夜叉的衣领。

夜叉略惊，一时怔住，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他是高手，从来不会让人近身而没有反应，可眼前的姑娘却像是蛊惑了他……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涩声问。

她犹豫良久，因为下面要说的，实在太难以启齿了。她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带着豁出去的决然，“你要了我吧。如果我不是完璧，皇上就不能给我赐婚了。”大唐风气虽开放，但皇家血脉是不能娶一个不洁的女子的。

这话听起来像求欢，不，实际上就是求欢，她真的很难说出口。当终于说出来，她自己都吓到了。说了吗？她真的说了？

下意识地抬头，就见到夜叉的绿眸瞬间睁大，比她还要惊讶，显然是有点吓到了。

太丢人啊！尽管她有正当的理由，但还是很丢人！而夜叉的目光太灼人，她根本无处躲藏，脑浆都沸腾了一般，她下意识地揪住夜叉的后领，往下一拉。夜叉根本没设防，冷不丁低下头来，春茶蘼的唇就毫无预警地印上他的。

两人都僵住了，就像有无形的霹雳在他们的头顶炸开。

夜叉本能地就想捉住那迷人的气息，可才缠过去，他残余的理智就强行令他摆正脖子，以至用力到扭伤了自己。而春茶蘼已经“啊”的一声跳回了榻上，背转过身，简直无地自容到了极点。

天哪，她都做了什么？求欢！强吻！而且不是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，反而是在像个乞丐婆子的时候！夜叉会怎么看她？会觉得她是个淫荡下贱的女子吧！

不不不，不要这样想。一个吻而已，不，算不得吻，只是嘴唇的轻轻触碰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她拼命这样想，可却觉得一把火从脚底一直烧到脸上，经久不散。

难耐的沉默，诡异的静谧，但空气似乎闷闷地烧着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。好半天，春茶蘼浑身热得受不住，只能转过身来，低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当我没说吧，我是太急了，并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。我……我……请你原……”

“我的荣幸。”夜叉打断她，“你选我，是我的荣幸，你不必觉得……觉得丢脸，是我……”

两个人都有点语无伦次，因为实在是太尴尬了。夜叉干脆往外走去，才走到门边，却又顿住脚步，突然问：“如果不是我来，你不会选别人吧？”

就算在黑暗中，春茶蘼的脸也噌地又红了。只听他又说：“不要选别人。”他说得非常认真，声音低沉，仿佛包含着一种浓烈的情绪。

“我会做好准备。”夜叉离开前又说道，“五天后，如果你想不出别的办法，我就来接你离开。放心，你家里人也不会有事的。相信我。”

春茶蘼坐在黑暗中，很久很久，身上的燥热才散掉。她这是做的什么事，完全没有经过大脑。时至今日她才发现，虽然她在律法上很有天赋，但于感情一道，情商简直低至负数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春家上下愁云惨淡。不过夜叉真的没有再出现，韩无畏也没有，甚至连祖父都闷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。春茶蘼觉察到有些不对劲了，还有两天她就要被迫嫁人了，祖父不是愁坏了吧？

她跑去找祖父，哪想到门居然从里面锁住了，吓得她立即砸门，生怕祖父一时想不开，叫喊得都岔了声音，把过儿、小凤和一刀也惊动了过来。

“小姐别担心，老太爷早上还出来过，饭量很好，吃的是平时的两人份呢。”过儿连忙劝道。

“可是祖父为什么不开门？”春茶蘼急得眼泪汪汪，脑海里瞬间涌出无数可怕的画面。

过儿还没回答，门却开了，春青阳站在房间门口。他脸色很差，显然是没休息好，但神色间却无病态，让春茶蘼一颗心终于放下了。

“祖父，大白天的，您锁门干什么？”春茶蘼问。

“怕你吵。”春青阳似乎没好气地瞪了孙女一眼，“有什么话进来说，天气这

样冷，门窗大敞四开的，想冻死祖父不成？”

“好。”春茶蘼乖巧地应下，感觉祖父像给她使了个眼色。

“你们都回屋吧，看样子又要下雪了。”春青阳对跟来的三人说，之后就又关上了房门。

“祖父，您这是……”春茶蘼还在纳闷祖父的奇怪行为，就被春青阳拉着进了里间。

看到屋里坐着的那个风尘仆仆、满脸憔悴的英俊男人，春茶蘼惊得伸手按住了自己的嘴，以免发出声响，随后才快步走过去，拉住对方的手臂，压低了声音问：

“爹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说完，眼眶就一热。见到了人，才知道自己多想念父亲。

“我若不来，岂不让我女儿受欺侮？”春大山苦笑，伸手摸摸女儿的头发，爱怜横溢。

为什么他的心肝宝贝要经历这些事情！难道这是宿命的轮回吗？到头来，不属于他的，就真的什么也留不下。他虽然不愿意，可是为了女儿，却不得不如此。是他强求了，放在手心里疼爱了十六年，终于要放开了。

“爹，您快回去，趁着没人发现！”春茶蘼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父亲是折冲府的军官，非公务调令，擅自离开是违反军法的。而且看父亲藏在祖父的房间中，连过儿他们也瞒着，肯定是偷跑出来的。这样的事可大可小，若被有心人捉住，再借题发挥，麻烦就大了！

“茶蘼，别急。”春大山的声音很坚定，“爹没事的，有人在德茂那边为爹遮掩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是我把你爹叫来的。”春青阳插嘴，“为人父母者，子女有难，哪能袖手旁观？”

“祖父……”

“把你及笄时，爹代你娘送的发簪拿来。”这一次，是春大山打断她。

“爹，您要那个干什么？”春茶蘼纳闷，又觉得一定有原因。

“你不用管，只管拿来就是。”

春大山求见了白相白敬远。

以他的身份地位来说，本来连白府的大门也进不了。但他通过一刀拜托了韩无畏，因此顺利成行。而他的所作所为，都是瞒着春茶蘼的。除了贡献出那个精巧至极的发簪外，春氏父子什么也不许春茶蘼问，什么也不许她管，只让她乖乖待在家里等消息。

春茶蘼的心七上八下的，有非常不好的预感。可是这一次，祖父和父亲的态度出奇的一致，而且不肯妥协，她也只好把满腹狐疑全压在心底。若她知道春大山要去找韩无畏，一定不会答应的。韩无畏是军中的高级将领，就算现在不再是春大山的直属上司，但春大山违反军规的事也不能让他知道。

春大山这一去白府就是整整一天，临到天色渐晚才回来。春青阳一直坐卧不宁，隔三岔五就到门边去张望。此时见到儿子即用眼神询问，见春大山点了点头，眼圈立即就红了。他又是高兴孙女躲过一劫，又是痛苦不舍，感觉整颗心都被碾碎了。

“祖父，爹……”春茶蘼也迎出来。她感觉气氛不对，似乎有莫名的哀伤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，以至于连呼吸都透着一股子不安和分离的味道。

“你最近研究过做菜？”春大山突然问，“不知现在食材可全？”

“爹要吃女儿亲手做的饭？”春茶蘼有些纳闷。

她有闲时是喜欢研究做菜，虽然水平不高，但架不住她点子多，所以做出了不少新菜式，显得花样创新。可是父亲若在，就很少让她下厨，生怕粗了她的手。

有时候她想，祖父和父亲对她是太娇惯了些，却又隐约觉得他们的娇惯有一种弥补的意思。尤其是春大山，好像要在她身上，把没有给过她亲娘白氏的宠爱都加上。

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？

“爹跑了一天，还真饿得狠了，想试试女儿的手艺。怎么，不肯做？这么不孝啊。”春大山呵呵笑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却害得春茶蘼鼻子发酸，当下就点了头。

春茶蘼略想了想，怕做些复杂的菜式太浪费时间，干脆叫小凤和了面，自己亲自调了馅料，然后叫麻利的过儿帮忙，很快就包了顿饺子。同时，她又烧了旺旺的火，把昆仑瓜切片，夹了猪肉末炖着吃。再炒了个鸡蛋和绿色蔬菜，并一盘炸豆腐配蒜泥和酱料，看起来倒像模像样的。而当饭菜上了桌，春大山又让过儿开了一小坛子酒，却不让人侍候，只一家三口围坐，显得非常正式。

春茶蘼觉得祖父和父亲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她说，很可能与那支簪子还有她亲娘白氏有关。只是她猜不透，这和父亲冒着触犯军法的危险来长安有关系吗？和她那桩婚事有关吗？若说没有，父亲和祖父的行为就太奇怪了，若说有，她又实在想不出其中的关联。

饭桌上，她几次想开口询问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祖父和父亲很专注地品尝着她做的饭菜，好像那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美味。而她心里搁着事，反倒食不下咽。当她看到祖父和父亲吃得超过平时的饭量却还舍不得停下时，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祖父，爹，晚上不要吃太多，对身体不好。”她挡住他们的筷子，“若你们喜欢，以后我经常做给你们吃就好了嘛。”

一句无心的话，却让春青阳再也不能控制，瞬间老泪纵横。

春茶蘼慌了，“祖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茶蘼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？您说，我一定改。”

春青阳哽咽，说不出话，只是摇头。随后，起身出去了。

春茶蘼没抓住祖父，只好反手抓住父亲，生怕他们消失，“是不是因为赐婚那件事？不还有一天时间吗，还不到绝望的时候。再说，嫁给影子也没什么不好……”

祖父和爹不是一直怕我嫁不出去，有人抢着要我，不是很好？”

春大山抹了一把脸，似乎要把悲伤和痛苦全挥去似的，“茶蘼，爹跟你说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爹您别这么严肃好不好，我害怕。”她真的怕了。或者是女性的第六感，她觉得祖父和父亲要抛下她了。

“茶蘼，事关你的亲娘。”春大山脸上肌肉僵硬，努力控制着不要哭出来，可双眼却红红的，“你这个丫头，真是个小没良心的。从小到大，除了五岁那年，从来没有问过你娘亲的事。”

“我怕爹伤心，所以不敢问。”春茶蘼只觉喉咙发干。

“如今你已经及笄，好多事应该知道了。”春大山伸出手，摸摸女儿的脸庞，那个小心翼翼，好像春茶蘼是一个幻影，稍不慎就会不见了似的，“你娘本是千金小姐出身，她是白相唯一的嫡女。你，其实是白相的亲外孙女。”

啊？！春茶蘼完全惊呆了。瞬间，她有点不相信，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但很快，白敬远的脸浮现在脑海里。为了影子的案子，他们是见过的，现在她突然明白那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是怎么来的了！她和白相的眉眼，很有几分相像之处！

看着女儿先是愕然，随即就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表情，春大山就知道自己这聪慧的女儿明白了什么。于是，他苦笑着继续道：“我与你娘相处不到两年的时间，但在爹的心里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。而她，还给我生下了你。茶蘼，你知道吗，你是上天给我，给春家最好的礼物。她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她，要好好待你，让你幸福，可是爹无能，保不住你。”

“爹你别说了。”春茶蘼扑到春大山的膝头，把脸贴在父亲的膝盖上，“你是天地间最好最好的爹，祖父是天地间最好最好的祖父。茶蘼有你们，可以什么都不要！不然，咱们逃吧？我有朋友可以带咱们远走高飞。再不然，咱们东渡到东瀛怎么样？”

她有点语无伦次，该说的不该说的全冲出了口。而春大山根本没注意她说了什么，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，慢慢地道：“那年我才从军，是军府里最低级的士兵，做着跑腿的杂事。有一次上峰要我送封公函到幽州城罗大都督处，我快马加鞭地去了，就为挤出一天时间，好在幽州城多玩玩。就在那天，我遇到了你娘。若我不多逗留，兴许不会有以后的事，但，爹不悔！”

春大山拉女儿起来，露出温柔的笑容，“你娘叫蔓君。她是典型的大唐贵女，勇敢又泼辣，策马飞驰、神采飞扬，遇到喜欢的事，有着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的勇气。不过，你不要以为她很任性，事实上，世家贵女里，我没见过比你娘更心软、更善良的。她不像其他贵女那样喜欢打猎，有一次我们到蓟州去，结果迷路了，在山里困了三天。我要打一只野羊给她吃，可她硬是不肯，宁愿挨饿，只因为那只母羊身边有三只小羊。”

春茶蘼从开始的抗拒，到后来静静听着，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少女的形象：贵气、天真又真挚，心肠软，坚持，一旦选择就义无反顾。矛盾的性格，但无比动

人。怪不得父亲一往情深，就算后来也有红颜知己，却始终忘不了白氏蔓君。

“我遇到你娘时才十五岁，她比我大一岁多，不到十七。她是跟着她三哥白世遗偷跑到幽州来玩的。”春大山继续说，“那时我特别笨，不懂得让姑娘家。我们从辩论一匹马的优劣认识，开始相斗，凡事都针锋相对，直到在蓟州的那次纵马跑山的比赛后……我们彼此心喜对方，只是我明白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不能在一起。可是她不管，回到长安后，居然带了自己的私房银子，偷跑到范阳来找我。茶蘼，我们成了亲，我们是成了亲的，你不是私生女。只是她隐瞒了身份，对你祖父都没有言明。否则，你祖父也不肯我们成亲的。而没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亲事也为世间不容。所以，我才从来不肯对外说起你娘亲的事。她在临去之前再三嘱咐我，不要让白家知道你的存在，否则，他们会把你带回。白家因为出了一位皇后，也就是当今圣上的亲娘，祖上还出过一位名声显赫的女将军，所以格外珍惜女儿家。哪怕是庶出的，哪怕是私生女，也不肯流落于外。”

“我不去什么白家！”春茶蘼突然就明白了。

“茶蘼，白家是你娘的娘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准用这样不敬的语气说话。”春大山板起脸来，从小到大，这是他第一次对女儿这样严厉。

春茶蘼哇一声就哭了，并不是因为父亲的训斥，而是又有了那种失去的感觉，真的痛彻心扉，分外凄惶无助。白家是什么人家？他们可能迎回私生女，却绝不会和春家攀亲。难道她掉进了富贵窝，却要失去最重要的亲人？不！她绝不能答应！祖父和父亲是她活下去并且活得好的动力，如果不能和父亲与祖父在一起，她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。

看女儿哭成这样，春大山心疼了，不知道要怎么哄才好，手足无措。茶蘼从小就是个乖巧好带的，不爱哭，安静，虽说大病一场后，性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仍然是他放在掌心疼爱的宝贝女儿，懂事又顾家。如今看她这样，他同样心如刀割。可是，有什么办法？

“我去找皇上。”春茶蘼突然做了决定，带着一股鱼死网破的戾气，“他要我嫁给谁，我就嫁给谁。但是，谁也别想抢走我祖父和爹！”

她说着就要往外跑，激动得丧失了理智。春大山一把拉住她，急道：“茶蘼，糊涂！你怎么能嫁给影子？白家是外戚，虽然只是远支，但你娘和当今皇上是同辈分的表兄妹，影子……你知道他是谁！哪有表舅舅娶表外甥女的道理，不仅差着辈分，还是有血缘之亲的！”

春茶蘼这才有些清醒过来，很多平时觉得有些不对劲的事都有了答案。怪不得祖父和父亲一直不愿意她与权贵来往，怪不得就算白氏逝去，他们也绝口不提她的外祖家。因为，他们知道，只要她露了行迹，白家就要把她抢走。当初娘亲算是私奔出白家，和父亲成亲生女的，恐怕到死时，也没泄露过她的存在，不然她不可

能平安在春家待上十几年。而今，父亲为了把她从那桩赐婚中解救出来，不得已，要把她送回白家。这对于祖父和父亲来说，简直是剜心之举。

“那个簪子是信物吗？为什么我娘要我成亲后再把它显露于人前？”她抽抽搭搭地问。她不想这样，她想保持平时的冷静理智，可是控制不住声音发哽。活了这么久，她第一次面对这种要撕裂般的痛苦和为难。但她心里清楚，家人，她永远也不会放弃。

“那支发簪有机关，能够对折，翻转过来后，花瓣的纹理会变化出一个‘白’字，是当年白相送给唯一嫡女的及笄礼，全大唐只此一支。白相一见，就不会怀疑我说的话。因为就算簪子是偷来的，我若不是你娘的夫君，也不会知道机关所在。”春大山深吸一口气，下意识地看着女儿的脸。这模样，是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明。茶蘼越长越像白氏，所以他与白相一提，白相根本没有半点怀疑。之前他们祖孙见过，那时怕就有天然的好感了。

蔓君及笄，可以得到堪称宝贝的发簪，而茶蘼生日，他只能给女儿打一支银钗。为了那微不足道的小礼物，他陷入官非，还是女儿抛头露面把他救出来的，从此走上当状师的不归路。

也许是他太自私了，只要女儿留在自己身边，保住蔓君唯一存在过的痕迹，却没想到，如果茶蘼从小生长在白家，如今可能是另一番光景。会锦衣玉食，不用为生计奔波；会有最好的先生教她琴棋书画，而不是每天抱着《大唐律》苦读；会早早定下亲事，将来风光出嫁。是啊，他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可是，他真的舍不得。哪怕女儿如今已经成年，可看到她，他仍然觉得她是那个比他的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小东西。

茶蘼，是他的命啊。

“之所以要你嫁人后再把它示于人前，是因为你娘不想让白家左右你的亲事。若你嫁了人，尘埃落定，就算被认出来也没有关系了。”春大山无奈摇头，再一次感受到了命运的弄人。蔓君不想让白家左右女儿嫁给谁，可到最后，他却不得不利用白家，让女儿不嫁给谁。

“可是爹，既然我的身世是这样的，未必我要进白家才行。”春茶蘼像往常那样，拉住春大山的袖子，“只要把这件事禀告皇上，他不可能让皇家出现乱伦事的。”

“茶蘼，你别天真了。”春大山平静了些，拉女儿坐下，“如果白相不认，皇上是不会相信这些话的。毕竟，当初你娘的离家，白相编了个很圆的谎言，全长安的人都知道你娘病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从没有人怀疑过，直到她十八岁去世，还发过丧。这会儿她突然冒出个女儿，白相不点头，你和白家的那层关系就不能确定，你嫁给影子的事还是摆脱不了。”

“我不信他能看着他的亲外孙女嫁给表舅舅。”春茶蘼犯了拧，“大不了跟他对赌！”

“茶蘼，这个赌，你爹我输不起！”春大山抿了抿唇，多少不甘倾泻而出，“你不知道这些达官显贵，为了家族利益，什么都可以牺牲，了不起，就绝了你一条命，抹平了这桩丑事便罢。当初你娘因为与我两情相悦而私奔出府，她本可以不用这么激烈的手段，但那时朝廷要拉拢安国，以牵制匈奴，意欲以皇亲贵女和亲。白氏一门显赫，有人妒恨之下提了你娘。白相推辞不得，已经打算舍了亲生女儿……”何况现在还隔了一层血缘——但这句，春大山闷在肚子里没说出来。

女儿聪慧，性子也强，除了家里人，对别人很难很快地热络起来。若他表现出太多不满和不喜，很可能影响女儿对外家亲戚的认同和接近；但若什么也不说，又怕女儿因为不了解这些大人物的狠毒心思而吃亏。

“您今天是去找白相了吗？”春茶蘼这会儿真的冷静下来了，遂追问细节。

“是。因为爹想不出其他办法来救你于水火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只要你回白家，必保你无事。也……”春大山犹豫了一下，“也保我无事。”没有军令私出军府，若细究起来，被判重罪也有可能。何况他是私人京都长安，若被人污蔑为有谋反之意，到头来春家满门抄斩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他不怕死，可是上有老父，下有幼女……所以，他要拼命活着。

春茶蘼皱眉。她不明白白相为什么要认回她，难道是对嫡亲女儿的怀念？还是另有目的？但她明白他的威胁。这威胁不是对父亲，而是对她，若她不听话不顺从，赐婚一事先放在一边，至少春大山一定会人头落地。自从父亲不顾一切出手要保护她，春家就落在了下风。

好狠啊！不动声色间就杀意凛然！

“我以什么身份进白家？”她又问。

既然之前白家曾说她娘突然生病，后来便逝世了，现在再说白蔓君有个私生女儿，前面的布置就全破了局。弄不好还要落个为避免和亲，欺上瞒下的罪名，毁了白家几代人的经营。白家承担不起。所以她必定得有个新身份，一个说得过去的身份。对皇上，也许他们会说实话，毕竟那一位实在不好糊弄。

“白世遗，你三舅舅的庶女。”春大山垂下头。他的女儿啊，要喊别人爹了。

白敬远的儿子全是嫡子，白世遗排行第三，受封定远将军，镇守安西，抚宁西域，统辖龟兹、焉耆、于阗、碎叶四镇，治龟兹城，算是一方军政大员。不过他长年在外，有十几年没有回过京城了，肯定有外室。如今多个女儿，很好解释。只是……

“我做状师这么久，好多人都认识我，要如何瞒过去？”

“早年碎叶城发生过暴乱。”春大山道，“你三舅舅在平乱时，确实死过妾室和女儿。白相打算说孩子被拐，后来辗转卖到范阳。”

“可是我生在范阳，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啊。”

“你娘生下你不久就去世了，我……我可以说女儿其实也没了，但怕你祖父受不了，所以买了个长得很像的孩子。反正当时见过你的人不多，小孩子的长相又难以分辨……”春大山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感觉对不起女儿。明明是正大光明的孩子，以后要改为白姓；明明是嫡外孙女，却成了庶孙女。

“我要见见白相。”春茶蘼决定。

“茶蘼，你要听话，不然爹这番折腾不是都白费了吗？”春大山有点发急。

春茶蘼倒冷静下来了，“爹，我不是闹事，但我必须与他亲自谈谈。不然，我就是忤逆不孝，宁死也不进白家的门！”

春大山沉默了，半天才叹息说：“不愧是亲外祖孙，心里想的都一样。之前我回来时，白相曾对我说，你一定会要求亲自与他见面，才能点头或者摇头。”

“爹！”春茶蘼嗔怪，“我们之前见过！白相是什么人，在朝堂这么多年，阅人无数，见我的行事就知道我的性格，所以他才能料定我会如此，与有没有血缘之亲无关。到底，白家是外家，我可是正牌春家人。”其实在她的思维中，外孙女和孙女是一样的，没有亲疏之分，但大多数人对内外比较看重，她就以此来安父亲的心。

“明天爹送你去。”春大山答应了，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春茶蘼知道这时候安慰无用，当下也不多说，只嘱咐父亲好好陪伴祖父，自个儿先回了房，在黑暗中静坐良久，考虑之后要怎么办。

第二天一早，春茶蘼见到了白相白敬远，她的外祖父。

两人对坐在书房里，身边没半个人侍候。春茶蘼有些紧张，大约是本能反应，毕竟血浓于水，她远没有自己想象的淡定。

而她不说话，白敬远也保持着沉默，但心里却是极欢喜的。他深知外孙女是个顺毛驴，呛着她，用这种方法逼她就范，她必会激烈地反抗。虽然这样做有点乘人之危，可为了达到目的，他顾不了许多。

要让茶蘼回白家，原因有三：

第一，因为他那不成器的长子，皇上多少对白家有些猜忌。而皇上要赐婚茶蘼和影子，是想拴住茶蘼，让皇家的秘密不得外泄。之所以没有选择更有效的杀人灭口的方法，不是因为这丫头救驾有功。对于皇上而言，这点功劳抵不过威胁。而皇上之所以没这么做，别人不知，他却明白，是因为皇上极喜爱茶蘼。那么，在这种时候白家认回茶蘼，相当于用白家拴住她，加上皇上爱屋及乌，信任会重回白家身上。

第二，皇上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，所以他深知皇上的治国之论。皇上一直想以律法规范上至百官，下至黎民的行为。上回康正源代天巡狱归来，曾经说起十六字真言，正是出自茶蘼的原话：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对此，皇上很是认同。在他看来，以后会加强大唐的律法治理，那时，茶蘼就是很重要的人物。